諸葛孔明生活

編輯者　徐藹軒

上海世界書局印行

生活叢書發刊旨趣

徐蔚南

人生最大的苦悶，便是生活的貧乏。對於宇宙萬物，人間行事，缺少正當的理解，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。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，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，如果都能窺破，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誤謬！聖賢傑士的生平事業，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，如果都能了解，我們的起居動作，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！

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。這部叢書的効果，我們可以推知的：

第一　生活的學術化　生活的向上與改善，端賴學術的指導。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，便是無意識的生活。但自古迄今，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

，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；務使學術就成為我們的生活，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。

第二　生活的豐富化　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。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，將自然，人物，歷史，地理，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，而且編輯的方法，以興味為中心，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。

以上所述，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。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，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，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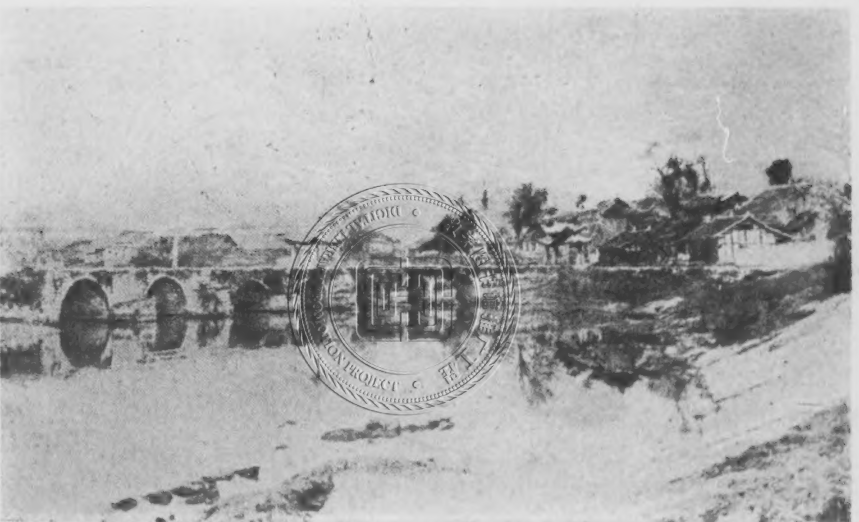
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，現在方得陸續印行，與世相見。當此叢書刊行之始，謹將叢書旨趣刊布，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，是幸！

一九二九，五，廿六

諸葛孔明像



（印自古刻本）



貴州貴陽諸葛武侯祠



自序

我們讀歷史，應該明瞭時代的關係，關於歷史中的人物，應該極力搜求他的言行舉動來，證明他的史實：才不致盲從。譬如我們對於諸葛孔明，當然不可以把三國演義上記載的事實，當作真實的；但也是不可以完全相信御批通鑑和陳壽所做的三國志等書，所評論的，便算他沒有一點偏見的。

我們對於古人的言行舉止，應該搜集各種有關係的書籍，又雜取古人評論人的意見：用時代的目光來，平心靜氣的觀察；用科學的方法來，剖析事實的真相；再與同志互相疑難辨論的研究，才可以得着公正的確切的判斷，才可以把古人真正的言行舉動發表出來，給人們做模範。

我因是對於做這一本書，雖未必能夠廣搜古今有關係的書籍，博採古今名人的評論，一一的加以研究；但也是不敢略有偏私的意見；卻要抱着時代的目光

和科學的方法，來做觀察古人的主旨呢。

現在卽取古人所評論孔明的文章裏面，選擇後又摘取幾段來，代表做這書的主旨。

陳壽說：

『自先主沒，嗣子幼弱，事無巨細，亮皆專之。於是外連東吳；內平南越。立法施度，整理戎旅。科教詳明；賞罰必信：無惡不懲，無善不顯。至於吏不容奸，人懷自厲；道不拾遺，風化肅然也。當此之時，亮之素志：進欲龍驤虎視，苞括四海；退欲跨陵邊疆，震蕩宇內；又自以爲無身之日，則未有能蹈涉中原，抗衡上國者，是以用兵不戢，屢耀其武。……』

這一段的評論，把孔明的政治能力，與伐魏的意志，完全表明的了。

陳壽又說：

『今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；雖甘棠之詠召公，鄭人之歌子產，

無以異也。孟子有云：「以逸道使民，雖勞不怨，」信矣！」

這一段的評論又把孔明的教化的效力，說得很明白的。

張儼說：

『孔明起巴蜀之地，蹈一州之土，方之大國，其戰士人民，蓋九分之一也。而以抗魏交吳，使耕戰有伍，刑法整齊，提步卒數萬，長驅祁山，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。仲達以天下十倍之地，據牢城，擁精銳，無擒敵之心，務自保全，使孔明自來自去。若此人不亡，終其志意，則中國勝負之勢，亦已決矣』。

這一段的評論，是把當時的形勢，和孔明所以六出祁山，不能得志的原因，澈底的表明了。

凡這書內所記的事實，只是採取有證據的，與合理的事實。其餘瑣屑的事；或與本人沒有重要關係的或於事理不合的；一概不記。

又這書務去舊習，不以成敗利鈍來作標準，只就事實的眞相，分析後依次記之。



一九二九，六、徐遲軒作於遲廬

目次

第一章 隆中定策

第一節 躬耕隴畝

古今來聰明絕世大才大智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；但是說出他的姓名來，無論是婦人，孺子，里巷走卒，沒有不敬重，不稱許的，却只有那鞠躬盡瘁，忠心國事的蜀漢諸葛孔明。

諸葛孔明，名亮，後漢獻帝時候，琅琊地方人，後來寄居在襄陽西面的隆中山中。因爲當時天下大亂，孔明便隱居山中，親自管理耕田的事情，做一個農人。但他雖在山中，時常可以聽到外面戰爭的消息；所以對於天下的大勢，他却都是很明瞭的。

孔明的胸中藏着經天緯地的才智，沒處發洩，於是常在早晚閒暇的時候，彈唱着梁父吟（古時的琴歌）寄託他自己的感慨。他心中實在很有救世的意志，嘗自比於古人管仲和樂毅。孔明的以管仲樂毅自比，當時一般的人，都道他自己說大話，只有他的朋友徐庶，崔州平二人知道他的才智，的確可以安邦定國，以為他的說話，還是很謙卑的呢。

孔明的友人，如徐庶，崔州平，孟公威，石廣元等，讀書很是精明，并且能夠熟讀。孔明只是看書的大略，空閒的時候，常抱着膝長歌。孔明曾經有一次對他的友人說道：

『你們許多人做起官來，可以做到刺史或郡守等官』。

他的友人反問他道：

『你的意志怎樣呢』？

孔明笑而不答。

原來孔明的友人，都是很想出來做一番事業的。孔明對他們的說話，並不是看輕他們，明知那時天下大勢，不是做官的時候呢。他們要出去做官，也只能做刺史、郡縣等一類的官。何必去做他？所以他是那末說法。他的友人的反問，孔明不答，也是意料中事。因爲孔明不願出山的意思，朋友們都是深知的。孔明的意志，以爲不遇着賢明的主人，情願終身靠着耕田的生活，不肯隨隨便便出來做官的。即使遇着賢明的主人，也是要言計聽從，才肯出來擔任艱難的大事，才能夠發展他經天緯地的抱負。但是在當時：漢朝的大勢明知難以挽救；曹操和孫權的割據，已是根深蒂固，難以削平的了；劉表和劉璋等，雖是漢朝的宗室，都是沒有大志的。又如有恢復漢朝大志的劉備，却勢孤力弱，東奔西走，不能持久。所以他抱定『天下無道則隱』的主旨，不願出山，日常抱着了膝，長歌以洩悲哀。

孔明雖自已不願出山做一番事業，情願終身隱居；但是他的友人們，總是希

望他出來，做賢明的主人的輔佐，以發展他平生所抱負的才智；所以孔明不能終身的隱居，後來仍舊出來幫助劉備，創立三分天下的基業。因此，孔明的大名和事業，便千古流傳了。

第二節　草廬對策

劉備屯兵在新野地方時，常留意訪求有眞實本領的賢士。不多時，劉備遇着一個高士叫司馬徽，請他出來相助。司馬徽自己不願意出來，便把諸葛孔明龐士元二人來薦舉，因說道：

「我是儒生俗士，那能識得時務呢？這裏有二個俊傑；一個是『伏龍』，就是諸葛孔明；一個是『鳳雛』，就是龐士元，他們倆確是識時務的人。」

後來徐庶又對劉備說：

「此間有一奇士，叫諸葛孔明，是人間的『臥龍』。倘然他肯出來相助，

便與周朝得着呂望，漢朝得着張良一樣的了。他自比古時的管仲和樂毅；在我看起來，管樂二人那能及得他呢。他有經天緯地的本領，是絕代的奇才，人間只有這樣的一人。將軍有意去訪求嗎』？

劉備便想叫徐庶去請他出來，徐庶又把孔明不願做官，非親自去求他不可的話說明。劉備很相信徐庶的，便自己到隆中去，求見孔明。孔明先不肯相見，出外避去。劉備連往三次，纔許相見。相見後，劉備很虛心的請教。孔明說：

『將軍憂國憂民的心，很是欽佩的。但是亮一個耕夫罷了，怎敢談天下的事呢。將軍爲什麽不去求美的玉，反來求頑石呢』？

劉備又誠意的對孔明請求，說道：

『願先生以天下人民爲重，有以教我』！

孔明見劉備很是誠意的請求，因是微笑的說道：

『願先聽將軍的意志』！

劉備因使旁人避去，向前坐近孔明處，慢慢的說道：

『漢朝一日一日的衰了，奸臣利用了天子的名來專權，弄到天下大亂，英雄四處起來，各自佔據地方。我是「不度德，不量力」，想把「大義」伸張起來。但是見識淺短，又沒有好的計劃，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成就；只有來求先生相助，扶我的危難』！

孔明見劉備要伸張『大義』，是眞有志的賢主，便把天下大勢，目前只有三分的計劃，可以希望成就，大略的對劉備說明：

『自從董卓叛逆以後，四方的豪傑便同時起來了。曹操的勢力，不及袁紹，但是竟能把袁紹打敗消滅，這一半是靠着機會，一半是靠着有計劃。現在曹操已有百萬的兵；又是利用了天子的名號召四方，這眞是難以和他爭戰的了。又孫權佔據了江東：已經過了三代；地方又是險要；民心又是很服從的；這是只可以用他來做幫助，不可以去侵略他的』。

這段話，是說明曹操和孫權兩人的土地，現在不可以奪取的。但是有荊益二州的地方，可以先去奪取。所以他又說：

「荊州在漢沔二水的北面，可以盡取南海的利；東面可以直到吳國的都會；西面可通四川；這是用兵極好的地方；現在該地的主人，斷乎是保守不住，自然是要歸將軍的了。益州很是險要，又有幾千里的沃野，但是劉璋很闇昧駑弱；張魯住在北面，雖是百姓富足，也是不知道愛護百姓；所以這兩地的有本領的人，都想得到一個賢明的主來管理一切。將軍既是漢朝的皇族，將軍的信義，又是四海聞名的：倘然有了荊益二州的地方，保住了險要；再西面去和好許多戎狄；南面去撫定許多夷人；外與孫權結好；內裏修明政治；等到天下有事，那便可以命一上將，向宛洛進攻；將軍自已率領了益州的兵，從秦川出去；中原的人民，誰敢不「簞食壺漿」歡迎將軍呢？真能這樣的做去，那末霸業可以成功，漢朝可以重興的了」。

孔明又拿出一幅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圖來，給劉備看，說道：

『將軍要成霸業：只有北讓曹操占「天時」；南讓孫權占「地利」；將軍可以占「人和」，先取荊州，再奪西川，建立恢復漢朝的基業，暫時成鼎足三分的局面』。

當時孔明早已認定只有天下三分的局面，可以成就。這並不是他的才智有限；實在時勢已如此，決不是一人的才智，一時的力量，可以統一的。況且他受了劉備三顧的恩，不許他不出來幫助創立漢朝的基業。他是很希望能夠北向宛洛，西向秦川，以爭天下的。所以後來有六出祁山的事，雖然不能成功，原在他的意料中；但是他對於天下三分，總有些不願意呢。

劉備當時聽了孔明的話，頓然像撥開雲霧見了青天的一般，便十分的喜悅，很是誠意的要請他出來，願意自己拱手聽命。從此以後，兩人的情好，一日一日的密切起來，劉備曾對人說道：

「我有孔明，猶魚之得着水哩」！

第二章　功蓋三分

第一節　說吳拒魏

孔明已答應了劉備，擔任恢復漢業的重大事情，自然要把他預定的計劃，——就是在草廬內對劉備說的計畫——要逐步的設法實行的。他因為劉備在這時，跑來跑去，託身還沒有一定的地方，兵又很少，正是在最困難的時候。所以他定了第一步的計畫，就是勸劉備乘機取得荊州；第二步的計畫，就是聯吳拒魏，再乘機取巴蜀。不料這二個計畫，還沒有實行，曹操却先領兵來取了荊州進攻劉備；他便不得不先主張說吳拒魏，以維持着現狀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　★

當時，曹操已取得荊州，又追劉備到夏口，以為劉備已是勢窮力盡，不足為

憂的了，便有乘勝收服東吳的心。所以曹操先寫了一信給孫權，信中的說話，大略的是：

『現在我已取得荆州，已有了水軍八十萬，要與將軍在東吳的地方，會同打獵一番呢』！

在曹操以為孫權接到了這信，一定是不敢抗拒，來請降服。這樣一舉，東南一帶的地方，便可傳檄而定的了。就使孫權不肯降服，出兵抗拒；那時他乘勝進兵，把八十萬的大兵，渡江進攻，不怕不能掃平了東南的；怎能料到後來自己的大敗呢？

★　★　★　★　★

孫權本來在曹操取得荆州，追劉備到夏口時，自己領了大兵在柴桑口，坐觀二方的成敗。魯肅因對孫權說：

『將軍應該結好劉備，并勸劉備取荆州，便可以共同抵拒曹操了』。

孫權聽了魯肅的話，便命他到樊口去，與劉備結好，共同計畫抵拒曹操。魯肅去後，隔不多時，便接到了曹操的來信。孫權看了，果然十分憂慮，就把信給他的臣下看。他的臣下看了，都是嚇得面如土色一般，沒有好的計畫，只是要勸孫權降服了。如張昭說道：

「曹操利用了天子的名來征服四方，是不應該抵敵的；況且現在破了荆州，有了水軍，斷乎是敵不過的了；不如去投降罷」！

孫權當時並沒有表示，專心要等魯肅回來，再行定奪的。

★ ★ ★ ★

孔明因魯肅來請劉備與東吳共同計畫抵拒曹操，正合着自己的主張，因對劉備說：

「現在的事情，很是危急了，請奉命到東吳去，請孫將軍的救兵來罷」！

孔明得到了劉備的應允，便和魯肅同到柴桑口見孫權。孔明原是一個雄辯家

他見孫權時，先知道有曹操來信的事，因要試探孫權的意見，所以說道：

『海內大亂的時候：將軍在江東起兵；我主在漢南聚衆；要和曹操爭奪天下。現在曹操平定了北方，又乘勢破了荊州；他的威名已經震動了四海，英雄沒有用兵的地方了。所以我主逃到夏口，願將軍量力待遇他！倘然將軍能夠同曹操抵敵，便與他斷絕；倘然不能夠抵敵，何不投降了？現在將軍表面上要想服從；實際上還多疑惑；在事情危急時不能決定，大禍只在目前了』。

孫權聽了，便問：『劉備何不投降曹操呢』？

孔明看出孫權這反問的話中，已有些不肯屈服於曹操的表示，因此再激勵孫權一番道：

『古時的田橫，不過是齊國的壯士，尚且知道守義，不肯受着屈辱。何況我主是帝王的貴胄，蓋世的英雄，又素來爲軍士人民所信仰的，大事不成

，已是不幸的了，怎肯再投降他人呢』？

孫權聽了這一番的話，便勃怒起來，問孔明道：

『吾是不能把完全東吳的地方，數十萬的兵士，受他人的節制，吾的意志已決定了。但是不靠着劉備相助，便不能抵敵曹操嗎？況劉備新敗，怎能再相助我抵敵呢』？

孔明便把劉備因保全兵力，退守夏口；雖在長阪，稍有挫折，尚有可以拒敵的力量；以及曹操遠來的失計對孫權說明。孔明說：

『劉備的兵，雖是在長阪失敗；現在戰士還來的，和關羽的水軍陸軍，還有萬餘人。劉琦在江夏的兵，也有萬餘人。

『曹操的兵；從北方遠來，已是疲乏的了；因追劉備輕騎一日一夜，要走三百多里路；這是可比強弩的末了，很是犯着兵法上所忌的。幷且北方的人，不會水戰；荊州人民，偪於兵威，並未必服。

「倘然將軍能遣猛將統兵數萬，與我主同心合力，一定能破曹操的。曹操兵敗後，必定回北面去。這樣，荊州和東吳的勢強了，三分鼎足的形勢成功了。——這是成敗的機會呢」。

孫權很是贊成孔明的話；周瑜還來，也是與孔明的見解相同，贊成拒敵曹操。孫權便選精兵三萬，命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軍，魯肅爲贊軍校尉，與劉備合力拒曹兵。周瑜用火攻的計畫，大破操兵於赤壁，曹操逃回北方。

孔明便教劉備乘勝取得荊州以南的武陵、長沙、桂陽，零陵等郡縣，做根據地；又代劉琦保守荊州，實在也是等於佔據了。孔明親自監督諸郡的賦稅，把糧食充足起來。

劉備到了這時，才可算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。後來成功三分天下的基業，全仗着孔明這次的雄辯高談，說吳拒魏，乘機取得安身的地方做起點呢。

第二節　進取西蜀

劉璋怕張魯來攻，請劉備領兵入川代爲抵拒。劉備得因領兵入川，鎭守葭萌關，廣佈恩德，大得民心。

後來劉璋恐怕劉備有奪取西川的心，因不許劉備進葭萌關。劉備要領兵回荊州，路已隔斷，便大怒起來，先奪取了涪城，再進攻雒城。

到了這時，孔明便請關羽守荊州，自己與張飛趙雲等將，領兵沿長江入川。孔明命張飛率領精兵，先從巴州雒城的西面大路入川，相約以先到雒城爲有功。孔明又叮囑張飛誡飭兵士，不得擄掠人民的財物，所到的地方，應該解除人民的困苦。——張飛聽命去後，破了巴郡，捉住了太守嚴顏。張飛大聲呵顏說道：『何不投降呢』？嚴顏說：『爾等無理，來奪我的地方；我的地方，但有斷頭的將軍，沒有投降的將軍呢』。張飛大怒，命牽去斫頭。嚴顏沒有一些恐懼的面色，說道：『斫頭便斫頭，爲甚麼要動怒呢』？張飛很佩服他的壯氣，便親自解去他的縛，又以上賓的禮待他，顏才是心服了。張飛得了嚴顏，因是

一路進兵，沒有阻礙，便先到了雒城。

劉備進攻雒城，幾有一年，還是急切的難以攻破，——軍師龐統又是中了流矢死，——正在爲難的時候，却値張飛兵到，孔明的兵也到，軍士的氣勢便重新振作起來。孔明用計攻雒城。雒城的兵，都是逃散，守將吳懿等便投降了。

劉備既取了雒城，要進兵圍成都。孔明請劉備遣別將先把成都以外的州郡安撫，再安心的圍攻成都。因命張翼吳懿，引領趙雲的兵去安撫外水定江健爲等縣；命嚴顏卓膺，引領張飛的兵去安撫巴西德陽所管的州郡；安撫以後，便設官治理，即領兵來成都相會合。

孔明又問法正說：『攻取成都，進兵去有甚麼關口』？法正回答說：『只有綿竹地方，有重兵守禦。倘然取得此處，成都很是容易破的了』。孔明命黃忠魏延領兵前進，到了綿竹界口，果然有重兵把守，守將費觀李嚴又很是英勇的。孔明因定計設伏兵在山谷中，教黃忠詐敗，引誘李嚴追入山中，伏兵齊出，

把李嚴困住。李嚴進退兩難，便請降服。李嚴已降服，費觀也只得開門迎接來降，綿竹就取得了。

劉備得了綿竹，正要進攻成都，忽又得着孟達霍峻的緊急報告說：「東川的張魯，命馬超來攻葭萌關」。劉備很是憂慮，孔明對劉備說：

「請主公先自己領兵前往相助，可命張飛魏延做先鋒。亮暫時守住綿竹，等到趙雲回來，再定破馬超的計策」。

劉備就起兵去救葭萌關。孔明等待趙雲回來後，便命趙雲同黃忠守住綿竹；自己也到葭萌關。當時孔明與劉備商議：命孫乾到東川去，教以離間張魯與馬超的計畫；又命李恢到馬超處，勸超棄暗投明，以謀上報父仇，下立功名，來歸劉備。馬超聽了李恢的話，很是願意來降，葭萌關便無事了。

馬超已降，便隨劉備回兵來攻成都。馬超的兵，才到成都城前，劉璋誤以為是張魯的救兵到來，預備歡迎；後來知道已降劉備，便大驚失色，因聽譙周的

話，開門請降。

劉璋已降，西川就完全平定。劉備因自領益州牧，以孔明爲軍師將軍。

第三節　勸承漢統

曹丕篡了漢獻帝的皇位，自稱大魏皇帝後，消息傳到蜀中，便有獻帝已被害之說。當時，——劉備已得了漢中，自稱漢中王。他便下令文武百官掛孝，遙望設祭，上尊謚稱獻帝爲孝愍皇帝。因是蜀中羣臣，都是要想勸漢中王稱皇帝，繼承漢朝的正統。孔明和太傅許靖等商議道：

『天下不可以一日沒有皇帝的，現在須尊漢中王爲皇帝』。

譙周也主張請漢中王卽日稱皇帝，是沒有可疑的。因是孔明和許靖，引領了大小職官，上了一本表章，請漢中王卽皇帝位。漢中王看了表章，不肯應允。孔明再把應該稱帝的理由極力勸說道：

『曹丕既經奪了漢朝，主上是漢朝的子孫，理應繼承皇帝的正統，以延長漢朝的祭祀』。

漢中王聽了，勃然的變色道：

『我怎肯效法曹賊所做的事呢』？

漢中王說完，逕自回宮去了。隔了幾日，孔明又引領大小職官入朝，都是拜倒在堦前，先由許靖面奏說道：

『現在漢天子已經被曹丕所弒，主上不做皇帝，不興師討逆，不得爲忠義的了。現在天下的人民，沒有一個人不希望主上做皇帝，爲孝愍皇帝雪恨；倘然不聽臣等所議，是要失去民望的』。

漢中王仍舊不肯應允，很是謙讓的說道：

『我雖是漢朝景帝的子孫，並沒有甚麼恩德及於人民。現在自立做皇帝，這是和篡竊有甚麼兩樣呢』？

孔明知道，單是苦苦的直言諫勸，總是不能行的，因此便托病不出。隔了幾日，漢中王聞得孔明有病，便親自去問候。孔明在病榻上，因得詳細的說明不可不做皇帝的時勢，和利害的關係，勸漢中王即皇帝位道：

『從前吳漢耿弇等，要勸漢光武即皇帝位，光武前後辭讓了幾次。耿純又進言，說道：「天下的英雄很熱烈的有一種希望；倘然不聽所議，那一般士大夫要各自回去，另尋他們的主人，不一定是從主公的了」。光武聽了耿純的話，極是有深刻的意義，就此答應了。——現在曹氏奪了漢朝，天下沒有主了。主上是劉氏的子孫，應該因了現在的時勢，繼續起來做皇帝，很是適當的。并且一般的士大夫，跟隨主上，已很是長久的勤勞耐苦，也是無非要希望立些功勞，如耿純所說的話呢』。

漢中王聽了孔明引用耿純的話，已覺得不乘這時機做皇帝，反而有些直接的利害關係，因說道：

『吾做了皇帝，恐怕天下人的議論呢』。

孔明見漢中王有些做皇帝的動機了，因再把名正言順的說話來解除他的疑惑。孔明說道：

『古時的聖人曾經有一句話，「名不正則言不順」。現在主上做皇帝，繼承漢朝的正統，是名正言順的。有甚麼可疑的事呢？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」的兩句話，主上也是應該知道的』。

漢中王這時的心中，當然是已允許的了。但是有些爲難的意思，因爲前幾次的堅決的拒絕羣臣，現在怎能便直說而單獨的對孔明允許呢？所以說道：

『待你的病完全愈了再行商議罷』！

孔明的病，原來是用的一種計畫。他因爲在朝廷上有許多的說話，未便直說的，如引用耿純勸光武做皇帝的故事。所以托病不出，待到漢中王來問病時，在私室內，便可以直言無忌的了。孔明聽了漢中王已半推半就露出允許的說話

，便從病榻上坐起來，請外面預先約定等候的大小職官進來，共同俯伏在地，請主上揀一個日期卽皇帝位。漢中王便不得不允許了。

漢中王回宮後，因命工人在成都武擔山的南面築一大壇，定了日期，祭告天地，卽皇帝位，就是昭烈帝。帝命孔明爲丞相，兼管尙書的事。

孔明在隆中的草廬對策時，所預定三分天下的計劃，到了這時，可以算成功的了。說吳抵魏，取得荊州，是創業的初基；進取西川，因定漢中、是三分的定局；力勸卽位，繼承漢統，是使蜀漢有正式國家的地位了。

第三章　建設蜀漢

第一節　治蜀政績

孔明治蜀的政見，是主張嚴峻的，所定的治國條例，禁令很是詳密，刑罰很是嚴重；最初施行的時候，人民多有怨恨的說話。法正因對孔明說道：

「從前漢高祖進關中的時候，和關中的父老，不過約法三章，人民都是感德。願軍師把禁令從寬，刑罰減輕些，使人民悅服」！

孔明因把所以要用重刑的理由，禁令應該詳密的原因，和時代的關係，一一的說明：

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從前秦朝的法律，是暴虐百姓的，百姓都是怨恨非常；所以高祖用寬仁的方法，收拾民心。現在劉璋很是闇弱，政事都是不修明的，威刑都是不施行的，所以他們君臣間的尊嚴和禮法，幾乎完全消失，已是很久的了。這是因爲寵人以權位，權位易高，便把權位看得輕了！加人以恩德，恩德易盡，便把恩德看得輕了；做臣下的人，既把權位和恩德看得輕，便容易生出傲慢和怨恨的心；做國君的尊嚴和一切的政事禮法，都是失了作用不能施行的了。吾現在用有威嚴的法律，要使人民明白恩德的特施；用有限制的爵位，要使人民明白爵位的光榮，人民

既知恩德和爵位，不是容易僥倖得着的，上下便有節制；這才是治國的要道呢」。

法正聽了這一番的話，很是拜服。後來蜀中的人民，果然也懷德畏威，不敢再做犯法的事，很安靖的快樂的享着太平的福了。



孔明又善於識人的性質，所以雖是法律嚴重，有時對於人的過失，很能包容和緩，令其人知恩而自己懊悔，漸漸改過的。即如法正的爲人，很有智識，但他的器量，又很是狹窄的。孔明能夠知道他的性質，很寬容的對待他。

法正既做到了蜀郡的太守，又封揚武將軍，對外可以統轄京都的地方，對內可以參預國家的謀略，可算很有光榮的了。但是他對於有一飯的恩和細微的怨的人，沒有不報復的；有毀謗他的人，他竟專權殺却，並不依照法律的；如此的事已有了幾次。因是有人對孔明說：『法正的專橫，應該依照國家法律，請

主公定罪的』。孔明說：

『主公在荊州的時候：北面有曹操的強兵；東面有孫權的偪迫；又有孫夫人變生於內的憂懼；當時進退很難，幸有法正做主公的羽翼，使主公有今日的飛翔。怎樣的便可以禁止他，使他不得稍有快意的事呢』？

法正知道了孔明對人有這樣的一番說話，便深自懊悔自己器量狹窄；因是後來極力的改過，不敢再做犯法的事了。

又如關羽的性質，極其好勝的。在劉備入西川，馬超來降的時候，聽見劉備很是稱贊馬超的英勇，便寫信給孔明，問馬超的人才，誰可比擬？孔明知道羽是極好勝的，所以寫給他的回信，把稱贊馬超英雄的說話，說得極妙，使羽沒有異議而心服的。孔明的回信中說：

『孟起（馬超號）有文武的才，雄烈過人，眞是一時的豪傑，——可與古代的黥布彭越相比，現在的翼德（張飛號）並駕齊驅，——還不如髯（稱

關羽）的絕倫超羣呢』。

這信中的『雄烈過人』和『絕倫超羣』，實在是一般無二的。但是關羽看了，便是大悅服了。

所以孔明的治蜀的政績：對內能使大臣和睦，對外能使大將悅服；雖用嚴刑峻法，仍是能夠把政事修明和改善起來。數年以後，蜀中的田地，沒有不開墾的：因之國家的倉廩，很是充足；戰爭的器械，很是精良；人民的積蓄，也很是富足；不但是犯法的人很少，就是平常時候，連酒醉的人也沒有的了。

當時，天下的人民，都是苦於戰爭。只有蜀中的人民安樂太平。雖是劉備連年伐魏討吳的用兵，軍糧器械，要十分充足，但毫沒有特別取之於人民的。所以後來在孔明初死的時候，蜀中地方，處處請求要爲孔明立廟。當時雖政府因禮法的關係，不肯允許；但人民每遇着時節，都私祭孔明在田野間：這可知孔明在政治上的恩德，加於人民，感化是很深的了。

孔明很是喜歡修造橋梁，建築官舍，整理道路，所以蜀中的一切建築事業，沒有不完善的。這是因爲孔明的治蜀政見，能夠貫徹；所以立法完善，不論大小的事，都有餘力來做得很好的。但孔明的政治能力，豈是僅限於治蜀地呢？

第二節 石陣奇功

孔明的政治能力，已如上節所說。他又善長推演兵法，對於八陣圖，更是研究得十分精明，隨處可以應用，沒有不合法的。他行軍所到的地方，凡是營壘，井竈、藩籬、障塞等、沒有不依照規矩法度的。

八陣圖因設八門，所以有此名稱。簡單的說，就是把軍隊分爲八隊，各守着一門。但是這『門』也並不是真的『門』，不過照着方向，定了八個名字——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——來代表方向的名目。孔明對於八陣圖研究得很是精明，所以能把八陣圖的內容，複雜的布置，差不多布置到像迷宮

圖一般。并且有八個門可以走入，不是從一定的路線走去，是難以回出來的；又八條路線是可以互相連絡的。

孔明入川的時候，到了魚腹浦的地方，因試演八陣圖，把石塊堆成各六十四堆，另有二十四堆，分作兩層，每層又各有十二堆，這就是八陣圖的形式，初不料後來可以立奇功，因得享着大名的。杜工部做的詩裏，有「功蓋三分國，，名成八陣圖」，的兩句詩，就是指魚腹浦的石陣說的。

當照烈帝自己領了大軍，去討伐東吳的時候，把大軍的營壘，從巫峽起，連立了數十屯，直到東吳邊界夷陵地方，和陸遜相持了六個月。照烈帝把所立軍營之處，畫了圖本，命馬良送給孔明看。孔明看了，便大驚的說道：

「包原隰險阻而結營，是犯着兵法的大忌。倘然敵人用火攻，怎樣解救呢？并且那有連營七百里，可以拒敵的呢？大禍只在目前了」！

便命馬良速速囘去，對帝說明危險，改屯軍營。果然馬良還未囘到營中，蜀

兵已敗還了。

孔明得了蜀兵敗回的消息，便不停的嘆氣說道：

「法孝直（即法正）倘然還在人間，那一定可以勸止主上的東行；主上便是仍要東行，也不致於有怎樣的大敗的」。

孔明因爲自己奉命留守成都，不能隨大軍前去；又無法勸阻出軍；到了這時，回思法孝直的人，眞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呀！

孔明又料到如果兵敗，蜀兵退到白帝城後，吳兵就不敢進攻了。因爲吳兵恐魏兵來攻擊他的後面呢。所以在馬良臨回時，曾問孔明道，「倘吳兵已勝奈何」？孔明說：

「吳兵不敢來追，恐魏兵來攻他的後面。主上若有危險，可退到白帝城避歡，我已在魚腹浦伏了大軍呢」。

後來昭烈帝收了敗兵，還到白帝城。陸遜乘勝來追，到了魚腹浦相近的地方

，知道孔明曾在前面堆了石陣，恐有伏兵，先令人前去探視。探望的人回來說：『前面並無伏兵，只有江邊堆了亂石堆八九十處』。陸遜因親自前往觀石陣，不料走進陣內後，便迷了出路，天又將晚，很是着急，便令人移去石堆一部分，取徑路而出。陸遜因是拜服孔明的智計，便令回兵了。

這是陸遜因爲進了石陣，要尋出路尙且很難；便想到『入川容易出川難』，所以便不敢入川了。這石陣便是後來傳說孔明善作八陣圖的八陣圖。

第三節　受詔托孤

昭烈帝兵敗，退還白帝城後，舟船器械和軍糧，差不多完全損失的了。帝自己懊悔不聽羣臣的諫勸，定要東行，很是覺得慚愧，所以不肯再回成都，便在白帝城住下，改館驛爲永安宮。嘗歎息道：

『吾被陸遜所挫辱，那不是天意嗎』？

帝在永安宮，因憂慮悲傷過度，竟成了疾病，漸漸兒沉重起來。後來帝自己知道病是不起的了，就差人到成都，請丞相孔明，尚書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，聽受遺命。留太子禪守成都。

孔明等到了永安宮，見帝病勢沈重，都拜服在牀前問候。帝請孔明坐在牀前，對他說道：

「吾自得了丞相之後，幸而成功了帝業。只因見識淺陋，此次偏是不聽丞相的話，以致於兵敗而悔恨成疾。現在我的性命，只在旦夕。吾的兒子幼弱，不得不把大事相托了」！

帝說罷，淚流滿面。

孔明因是涕泣的說道：

「願陛下保重身體，以安慰天下人民的繫望」！

帝見馬謖在旁，令暫退出，便問孔明道：

「丞相看馬謖的才略如何」？

孔明說：

「是當世的英才」。

帝說：

「我看此人，說話過於實在，不可重用的，丞相應該深密詳細的觀察他的才能」。

帝與孔明談話完了，卽召羣臣進來，拿紙筆寫好了遺詔，便交給孔明，深深的歎息說道：

「吾讀書很少，粗知大略。聖人說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。吾本來想和你們同滅曹賊，共與漢室的；不幸現在在中途竟要分別了；請丞相把此詔書，付與太子禪。凡事都望丞相教導」。

孔明等哭泣跪拜道：

『願陛下休養身體！我等願盡犬馬的勞，以報答知遇的恩德』！

帝命人扶起了孔明，一手掩住眼淚，一手攜了孔明的手，說道：

『丞相的才能，要比曹丕勝十倍，一定能夠安定國家，成功恢復漢朝的事業的。如果嗣子可以輔助，便請輔助他；否則，丞相可以自己做成都的主』。

孔明聽了，便汗流遍體，手足失措的，又泣拜道：

『我那裏敢不盡力的，効忠貞的節操，繼之以死呢』？

帝又命二子近前，對他們說：

『我死了後，你二人和太子禪，都要把丞相像父親一樣的看待，不可以怠慢的』。

同時帝又命二子同拜孔明。

孔明因說道：

「這樣教我怎樣才可以報答知遇的恩呢」？

帝又對羣臣說：

「我已托孤於丞相，令嗣子把待父親的禮待他了。你們對於丞相，也是應該不可怠慢，不可違背我的心意的」。

帝死了，當時文武職官，沒有一人不悲痛異常。孔明受了遺詔，更是抱着悲痛，朝夕揮着淚，率領着衆官，送棺木還成都。太子禪出城迎接，受了遺詔，繼承帝位，這就是後主。

後主封孔明爲武鄉候，管領益州，不論大小政事，都是要孔明決定了才做。

第四章　匡輔後主

第一節　重申吳好

孔明在草廬對策時，本來是主張聯吳的。昭烈帝兵敗以後，孫權曾遣使來求

和，帝已許可。到這時，國家新遭大喪，後主才做了皇帝，一切政事都要重新整理，應該閉關息民了。但是外交比內政，尤其是重要，所以鄧芝對孔明說：

『主上才卽帝位，應該重新申明吳國的和好』。

孔明聽了，自然很是贊成的，因對鄧芝說道：

『吾正在憂慮，恐怕孫權生了異心。先前沒有一種妥善的辦法，因爲沒有一個相當的人才到東吳去，說得孫權願與蜀國和好。我想了很長久了。現在剛是得着一個相當的人了』！

鄧芝問：『是何人』？

孔明說：

『就是先生呀！先生能明白吾的意思，一定會不辱君命的。到吳國去的人，除了先生竟沒有別人了呢』。

翌日，鄧芝便奉了後主的命，到吳國重修舊好。當時，孫權未與魏斷絕往來

；聽見蜀漢命鄧芝來，尙在疑惑不定中，不肯卽時與鄧芝相見。鄧芝便上書於孫權說：

『我這次來，不但爲了蜀國，并且也爲吳國』。

孫權因見芝，說道：

『吾誠心是要與蜀和好的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，國小勢偪，爲魏所乘，不能自己圖存呢』。

鄧芝說：

『大王是當世的英雄；諸葛亮是一代的人傑；蜀有重險的鞏固；吳有三江的隔阻。這是像唇齒的相依一樣，聯合起來，兵進可以併吞天下，兵退也可以像鼎足的三分。這道理很是顯明的。現在吳國倘然對魏稱臣，魏必望大王入朝，要求太子做內侍的；倘然不聽，魏必借名伐吳，蜀必順流乘機進兵；這樣，江南的地方，恐怕不能爲大王所有的了』。

孫權聽了，默默地深思一下，才說道：「你的說話，眞是不錯」。就此決定與魏斷絕，與蜀連和了。孫權遣張溫到蜀結爲盟好。蜀又命鄧芝答禮。吳蜀從此以後，永遠沒有戰爭的事發生。孔明便沒有東面的顧慮，可以專一的修明內政，再平定南中，出師北伐了。

第二節　閉關息民

孔明既受遺詔輔孤，蜀中的政事，又都要他取決，他的責任，怎樣的重大呀！所以孔明主張閉關息民：一方面命諸將緊守關隘，防魏與戎狄的外寇；一方面遣鄧芝到東吳結好。專一的再修明內政，使人民得着休養的機會，却是安逸而富足起來，這是在國計民生的根本上，最重要的事情了。

孔明於政治上設施，都是開誠布公的。他常聚集了許多大小的職官，凡有商議的事情，都要集合許多人的意見，再斟酌後實行。所以他曾經對於要改善法

制的事，先發一種宣言道：

「現在請諸公來，參議改善法制的事情，是要集合許多人忠誠的意思，以求有益於國家。倘然諸公要避嫌疑和有顧忌，不肯直說，是可使法制等於偏廢，不能施行，對於實際的政事上很有害處了。倘然大家能夠忠誠的直言，得着中正公平的法制，那是好比拋棄了破舊的鞋子，因是又得着很寶貴的珠玉呢。

「然而人的心裏，總不免有偏私的，因爲就是沒有偏私，也有是限於見識，不能自知其做的。只有：徐元直（卽徐庶），對於參議法制的事情，可以沒有一些偏私的疑惑；董幼宰做了參署七年，每對於一件事，或者有些疑惑，他便要一次二次的細心研究，甚至於研究了十次，總要把中正公平的理法，研究出來相告的。誰能努力效法徐元直才能的十分之一，和董幼宰一般的勤於政事，盡忠於國家！那就可以使亮減少些過失的了」！

孔明每勸人勤於政事，他自己也親自校對簿書，給一般的大小職官做模範。他對於無論大小的什麼事情，總是開誠布公的：有能夠盡忠或做有於益國事的人，雖是仇敵，必定加以賞賜的；有犯法或懶惰辦事的人，雖是親友，必定加以刑罰的；有能夠服罪直說眞情的人，雖有罪仍可從輕釋放的；有善於卸責文過飾非的人，雖罪輕，仍要從嚴殺戮的；總之有一些善便賞，有一些惡便罰，依照事實，用最公平的方法來，處置得很是適當。因此蜀中的人民，沒有不敬愛孔明的威信，刑罰雖嚴厲，沒有怨言的了。

主簿楊顒曾勸孔明稍自節勞，說道：

「吾公親自校對簿書，終日的流汗，豈不是太覺勞苦嗎」？

孔明很是感謝他的誠意和忠告。但是後主年紀還幼，國中的臣民，又常在疑懼的時候，不是親自操勞，國家大事，誰能負責呢？所以他依舊是鞠躬盡瘁的管理政事，不論大小的事情，都是要親自決定的。

孔明這樣的專心政事，約有二年。蜀中的人民，因爲沒有戰爭，又是政治改善，法律修明，便人人安享太平，夜間不必關門，路上沒有拾人遺物的了。蜀中的田稻，又是連年大熟，家家糧食充足，凡是一切應該完納的錢糧賦稅，都是爭先的繳納，還要歌舞國家的盛德，和政治的清明呢。因是國家的財用，也是充足起來；軍馬器械一切，也是重新整備得完全；把從前所有的損失，和國家的元氣，不但是完全恢復，還能夠格外的富強了。

第五章　平定南中

第一節　收服四郡

後主才卽帝位的時侯，益州的耆帥雍闓，便殺了太守，率領了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的蠻夷，反叛起來了。雍闓一方面差人到吳國去，求爲附屬，吳國因叫他做永昌的太守；一方面又差孟獲煽惑許多的蠻夷，一同反叛，響應起來；

所以蠻夷的聲勢，很是浩大的。孔明因為國家新遭大喪，民心未定，只是令魏延閉關固守，安撫蠻夷，並不派兵去討伐。雍闓因是愈加橫行，南蠻都反背蜀漢的了。李嚴曾經寫信給雍闓，把利害曉喻他，說得很是明切，但是并沒有回信。嚴前後共寫了六封信，才得着一封的回信。信中的話，又是傲慢無禮，很狡黠的。信中的說話，大略說是：

「天沒有二日；地沒有二王；現在天下三分，因是我們遠方的人，要疑惑起來，不知歸順那一國是好呢」？

孔明在當時，並非懼怕雍闓，沒有討伐蠻夷的計畫，只因要專心治蜀，使國富兵強，視雍闓等，正如癬疥的小害罷了。

後主三年春，蜀中的民心已定，軍糧器械，都是充足完備的了；所以孔明便要親自領兵去討伐雍闓，收服四郡。長史王連勸說道：

「南方是不毛的地方，瘴疫發生的所在。丞相要擔任國家的大事，怎可自

已冒險遠出呢？雍闓等正如癬疥一般的小病，只要派一大將去討伐，就可以平定的了』。

孔明要親自去討伐，實在並不是只要誅戮雍闓，收服四郡；還是要收服蠻人的心，使蠻人同受教化，永遠服從，不再反叛。所以孔明說：

『南蠻地方的人，都是不明教化的，要收服他們的心很難。吾親自去征伐，應該用剛用柔的計劃，另有斟酌，並非容易托人的』。

但是王連幾番苦勸，孔明因停住了許多時候。剛值王連病死了，孔明便一面令馬超鎮守漢中一帶關口，格外謹慎，防禦魏兵；一面率領趙雲魏延等大兵，向益州進發，到了界口，就分遣各軍，同時進攻，捉住了雍闓的部將與許多的士兵。孔明因用離間的計策，把部將與士兵，分二次完全放回，使雍闓的軍心，互相疑忌，自行爭鬥起來。第二次進攻時，果然不出孔明的預料，雍闓的部將，便乘機殺了雍闓，來降服了。

雍闓被殺，叛兵都降，孔明便進兵駐紮在永昌城。益州等四郡，隔不多時，便是完全平服了。

第二節　七擒孟獲

孔明既收服四郡，因南蠻的人未受教化，靠着他們的地方險遠，時常要反叛，所以乘勝進兵，要使蠻人知道威信，服從教化。當時，蠻酋孟獲，素來是能夠使漢人和蠻人都心服的。孔明也知道孟獲的才能，因下令要活捉他來。孟獲率領蠻兵，與收集雍闓的敗兵來抵拒；又結連蠻地各酋長，也帶領蠻兵來助戰。孔明先伏兵在山谷中，又把旗號不整的兵誘敵：孟獲乘勝追入山中，被伏兵來截住去路；趙雲魏延等又領精兵反攻，蠻兵大半被擒；孟獲率數十騎，從山谷中遁走，也被伏兵捉住了。

孔明已捉得孟獲，命他遍觀營陣，問他肯心服否？孟獲說：

『向來不知道軍營中的虛實，所以戰敗。現在知道是不過這樣的，便容易戰勝了』。

孔明因放孟獲回去，使他招集蠻兵，再來決戰。所捉住的蠻兵，也令回去，以安蠻人的父母妻子的心，使勿再助敵人罷了。諸將因此問孔明，說道：

『孟獲是南蠻的首領，幸而捉住，丞相何故放他回去呢』？

孔明說道：

『吾現在要捉住孟獲，猶如在袋中取物罷了。吾只要服他的心，南蠻自然不敢再反叛了』。

諸將聽了孔明的話，都是不甚相信，直到後來才信服。

孟獲回去，行至瀘水邊，收集四散的蠻兵，渡過瀘水，把船筏都拘到南岸，立了寨柵，築起土城，堅守不出。

孔明到瀘水邊觀察情形，見水勢甚急，天氣又異常炎熱，知道不易進攻，使

令兵士，搭起涼蓬，乘涼休息。却値馬岱解暑藥來。孔明因問馬岱道：

『你的軍隊，願意加入戰爭嗎』？

馬岱說：

『願爲國家効勞的』。

孔明便命馬岱在瀘水下流的沙口，扎起木筏，夜間渡水過去，斷絕孟獲的糧道。馬岱領兵渡過瀘水後，便祕密的占據了糧道的總路口，因奪得許多的糧食。蠻兵大懼，便把孟獲擒住來降。

孔明問孟獲：『肯心服否』？

孟獲說：

『這次被擒，並不是軍隊的戰勝，是吾部下的人，自相殘害。怎肯心服呢？願再領蠻兵一戰，決定勝負』。

孔明因再放孟獲回去。孟獲回到自己的寨裏，要領兵和馬岱開戰，不料馬岱

已把糧食運回，兵也退回了。孟獲又定計在夜間渡瀘水來刦營，先命其弟孟優來獻金珠等物，預備作爲內應。孔明早已看破是計，便將計就計，秘密設一空營，孟優等至，待以酒食，於酒中下藥，使醉倒在空營中，不容易使醒轉來，一面又使諸將伏兵四處。待到夜間，孟獲來刦營時，伏兵齊出，蠻兵都四散逃去。孟獲逃至瀘水邊，在將渡未渡的時候，却値馬岱的伏兵，便又被擒，——這是第三次了。

孔明見孟獲猶未心服，令再回去，領兵來戰。孟獲渡瀘水回去，見自己的寨柵，都已給孔明的軍隊占住了，便回蠻洞中去。回到洞中後，即派人向各地的蠻洞借得救兵，再來決戰。

這時，孔明已渡過瀘水，進兵到西洱河安營。孟獲借得蠻兵來攻，孔明命各營堅守着幾日，待到蠻兵怠懈時，便有意的用疑兵，像要退兵回去，使孟獲來攻。再出奇兵，待孟獲渡河過來，便渡河過去奪取蠻營；另外在山谷中的小路

上掘了深溝，使成陷阱。孟獲果然來攻，大軍四面圍攻，孟獲知道自己的營已被奪去，想從山谷中小路上逃去，不料墮入穽內，便第四次被擒了。孔明問孟獲如何。孟獲說：『吾中你的詭計，並未正式戰敗』。

孔明大笑，因再令回去。孟獲這次回去，便守住山谷中的大道，不再出戰，想蜀軍忍耐不住暑天的熱，定然退兵回去了。孔明領兵前進，命降服的蠻兵做嚮導，從小路直偪蠻洞。蠻人中有感激孔明不妄殺蠻人的恩德，又擒住孟獲等來降。孟獲依舊不肯心服，說道：

『吾自己從前所住的蠻洞中，還有兵可決一戰』。

孔明因令仍回去。孟獲奔回自己從前所住的蠻洞中，聚集了族中人，共同計畫退兵的策略，并守住三江城。孔明進兵城下，便令趙雲等乘其不備，奪取了三江城，又乘勝攻破孟獲自己的蠻洞，孟獲逃去。

孔明正思派兵搜捕，不料孟獲等已來詐降，想在帳中行刺。孔明有些疑慮，

因命兵士搜檢，果然人人身畔，藏着利刃。孔明便問孟獲道：

『你們的巢穴，已被我取得；你們的詐計，都被我識破；你已是六次被擒，現在肯心服否』？

孟獲只是說道：

『這次是我們自己來送死的。倘然能夠再放我回去，還可以連合別洞蠻王來決勝敗呢』。

孔明仍許放他們回去。孟獲到山谷中，收集了四散的敗兵，因無地可以安身，便往別處的蠻洞中求救兵，要奪回自己的蠻洞。有一蠻王，允許他代爲報仇，率領了籐甲兵來戰。這籐甲兵不是刀箭所能容易傷害的，所以籐甲兵擁過來，蜀兵竟不能抵敵。孔明因命魏延詐敗誘敵，又伏兵在山谷中，待籐甲兵追入山谷，伏兵四出，用火急攻，籐甲兵完全燒死。孟獲領兵來救，也被蜀兵圍住，又被擒住了。孔明知孟獲已是計窮力盡的了，所以只是對他說：

「你可以再回去，再領蠻兵來戰」。

孟獲到這時，竟不肯再去，說道：

「丞相是有天威，南中人不敢再反叛了」。

孔明進兵滇池，各地的蠻人，都聞風來降。孔明命各蠻酋，仍舊各自管理所屬的地方；蠻人中有才能的，如孟獲等，都命他做官，管領許多的蠻酋；不過取了蠻地的金銀、丹漆、耕牛、戰馬等回來，供給國家的軍用，便領兵退回。

孔明平定南中後，設立了許多蠻官，是用蠻人治蠻人的最好方法，所以當時有來問的人，孔明便把理由說明道：

「留外人，便當留兵，留兵而沒有糧食，是第一件不容易的事；蠻夷新敗，死喪很多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是第二件不容易的事；又蠻夷的人，常有爭殺的罪，留外人，使多疑難，是第三件不容易的事：現在我不留兵，只要使蠻人安心服從罷了」。

原來孔明的緊急事情，只是在於北伐。所以先要平安南方：一是試用蜀兵；一是只要蠻人不再反畔就是了。

第六章　六出祁山

第一節　初出祁山

孔明既平定了南中，沒有內顧的憂；又因得着了南中的戰利品，國用愈加富足：便專心的練精兵，講武事，預備北伐，恢復漢朝，統一中原。

在後主四年，魏曹丕死，曹叡繼立。孔明因想乘着這機會北伐，先令李嚴率兵住江州，預備屯積糧食，管理轉運的事情。到明年，孔明自己領了大軍到漢中，駐紮在沔水北面的陽平、石馬等地方。臨行的時候，上了一張出師表：請後主把政事信托郭攸之費禕董允等；把軍事信托那向寵；使內政安定，自己便可專一的擔任北伐的事情。他的出師表中所說的話是：

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；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：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德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爲一體，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：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爲忠義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；不宜偏私；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侍郎，郭攸之費禕董允等，此皆良實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；愚以爲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後施行、必能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，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；愚以爲營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睦，優劣得所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；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。侍中尚書，長史參軍，此悉貞亮死

節之臣，願陛下親之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；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；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爾來二十有一年矣；先帝知臣謹愼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勤，恐托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；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奸凶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，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褘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，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，責攸之褘允等之慢，以彰其咎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。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言」！

★ ★ ★ ★ ★

在後主六年的春日，孔明率領大軍出漢中伐魏。魏延先獻計道：

「魏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，因得做關中的都督，——這人是胆怯而沒有謀略的。現在請給延精兵五千人，負糧的兵五千人，一直從褒中出，沿着秦嶺向東行，出子午谷後向北行，不過十日，可到長安。楙聽見延的兵驟然到來，必定要棄城逃走了。魏即使要派兵來救，至少要隔二十餘日。那時，公便從斜谷出兵，慢慢而來，也可以到長安。這樣，咸陽以西的地方，便可以取得了」。

但是孔明素來很是謹愼的，以爲這是危險的計劃，所以不肯用。因又假意的宣言，要從斜谷出兵攻郿，使趙雲鄧芝的兵爲疑軍，據住了箕谷。魏便命曹眞領大軍守郿，怎料孔明自己領了大軍，來攻祁山呢？

當時，蜀與魏，長久沒有戰爭了，所以魏全然沒有預備。忽然聽見孔明的兵到祁山，隊伍非常整肅，軍令非常嚴明，魏國的朝野，很是恐懼。因是南安、

天水、安定三郡的地方，都叛魏，領兵降蜀，關中更加震動的了。魏曹叡便自己到長安鎮守，命張郃領兵來抵敵蜀軍。孔明遣馬謖守街亭，與張郃戰。不料馬謖違背孔明行軍的節度，離開了水道，駐兵山上。偏將王平，規勸馬謖，謖輕視魏兵，不聽。王平無奈，便領千餘人，在山東面，擊鼓自守。張郃領兵來，把蜀兵汲水的路隔斷，蜀兵自亂，因大敗，失守街亭。郃追至，見王平的軍隊，恐有伏兵，不敢追近。王平因得收集敗兵，慢慢的退回。

街亭已失守，孔明不得不退兵，便移三郡的人民約千餘家，還漢中。又依照軍法，揮淚殺馬謖以謝軍民；而仍親自致祭，并撫養他的孤子；使情與法，兩面顧全，馬謖死而可以無怨的了。

孔明還到漢中，自己也照春秋時責備將帥的例，上表請自貶三等的官職。後主因命他爲右將軍而仍管理丞相的事。

這時，魏兵乘勝來攻箕谷，趙雲也因兵少不敵，降了官職。孔明因是更自己

責備自己，布告自己的過失於境內。再練兵講武，獎勵士兵，預備再行北伐。隔不多時，人民便都是忘記了他的失敗了。

在孔明出祁山時，天水的參軍姜維來降。孔明因他有胆略和才智，使管理軍事，在蜀軍中多一大將，也可以稍自慰這次的失敗了。

第二節 取魏要邑

孔明在漢中，練兵講武，到了冬天的時候，聽見吳國敗曹休於石亭，魏兵東下，關中空虛，因作第二次出兵祁山的計劃。先領兵從散關出，圍陳倉。這時，陳倉的守將郝昭，防守得很是嚴密。——孔明造雲梯和衝車攻城。昭把火箭射雲梯，兵士多燒死；又取繩穿石磨擊衝車，衝車被毀。孔明又造井闌高百尺，令兵士登高射城中；又運泥土塡城下，令兵直衝登城。昭在內築起重牆。孔明又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昭又掘了重濠。——孔明攻了二十餘日，竟沒有方法

可破，因是命魏延守住陳倉口，以防魏兵反攻。自己領大軍，徑從小路望祁山進攻；又用姜維計，大破魏兵。但在這時，蜀軍的糧食却要完了，難以持久，不得已退回。魏將王雙來追，孔明令魏延伏兵斬之。

到了明年的春天，陳倉守將郝昭病重。孔明便命將襲取陳倉；反命姜維領得勝兵奪回散關，駐兵固守。魏將張郃奉命來代郝昭，到時，陳倉和散關，都已失守，領兵退去，被蜀兵追殺，張郃大敗。

孔明又命陳式，取得武都，陰平二郡，以分魏兵的勢。魏將郭淮領兵來救二郡，正要反攻陳式，恰值孔明自己領兵第三次兵出祁山，在建威的地方相遇。孔明與陳式夾攻，魏兵大敗，郭淮逃去，陰平武都二郡便平定了。

當時，魏都督曹眞有病，司馬懿已代領其兵。懿聽見失了武都陰平二郡，料孔明必往二郡，收撫人民，不在祁山營中，命張郃來攻蜀兵的後方。懿自己領兵隨後相機進行。孔明知道了，分遣諸將伏兵山谷中，待張郃領兵深入，伏兵

齊出，大破魏兵，張郃逃去。司馬懿聽見郃失敗，便回兵堅守要塞，不敢出戰。孔明因命將守住所得各地，安撫人民後，領兵回漢中。

★　★　★　★　★

後主知道孔明斬了魏將王雙，退了郭淮的兵；又取得陳倉及武都陰平二郡，所以命費禕奉詔書，到漢中，回復孔明丞相的職位。孔明堅辭說道：

『國事還沒有定，吾怎可回復丞相的職呢』？

費禕勸說：

『丞相倘然不受職，便是違了天子的美意；又要失將士的心。應該從權的受了』。

孔明才勉強接受。這是孔明自以為三次出祁山：第一次，因馬謖違背節度，失守街亭，把時機與地利完全失去；第二次，又因蜀道運糧不便，致糧食沒有繼續，不得不退兵，也是把機會失去；第三次又是遇着了司馬懿善於守禦，不

肯出戰，僅奪回了陳倉與武都陰平等地；覺得討滅魏國，恢復漢室，眞是很難的事，所以對於後主復回丞相的詔，不是不願接受，只因忠義之氣，激發出來，不忍便受呢。

孔明後來聽見張苞病死，因思蜀中又少一大將，便鬱鬱成病了。雖孔明在草廬對策時，只是希望三分鼎足；但到了這時，時代已變遷，國家已鞏固，他已抱了忠誠的恢復漢業的志願；怎料攻守異勢，坐失時機，一誤再誤，大志難伸呢？他的心理，怎樣的煩悶呀！

第三節　屢圖伐魏

後主八年秋七月，魏曹眞因孔明屢次領蜀兵來攻，請於魏主，要領兵從子午谷出兵，來侵蜀漢。魏主因命司馬懿由西城出兵，與眞在漢中相會。孔明知魏兵要來犯境，只是領兵守住成固與赤阪的地方。又召李嚴率兵二萬人，來幫助

守漢中。這時，本是秋雨連綿的時候，却巧這一年尤其是多雨水，竟連下了雨三十餘日，平地上水深三尺，山谷中的棧道，都斷絕了。魏兵不便運糧，因是軍糧斷絕；兵士宿在山上，往來不便，異常困苦，因是兵無戰心，各有思歸的意思。魏臣中華歆楊阜王肅等，都諫魏王，請令曹眞囘兵。魏主聽了，便命曹眞退回。

當曹眞出兵侵蜀的時候，魏雍州刺史郭淮領了羌兵，想襲取劍閣，斷絕蜀兵的糧道。孔明先命魏延領兵向西行，到羌中，與郭淮在陽谿地方交戰，羌兵大敗，郭淮逃走。延始領兵囘。自此羌兵不敢再犯蜀境了。

＊　★　★　＊　＊

後主九年春，孔明第四次要出祁山，諸將都來問道：

「要取長安，另有路徑，丞相只取祁山，什麼原因呢」？

孔明囘答說：

「祁山是長安緊要的去處，猶人的頭部，隴西許多地方的兵，倘然要來，一定要經過這地的，況且祁山的前面是渭水，後面靠着斜谷，吾的大兵，可以左右出入的，又可以伏兵。眞是用武的地方。所以吾先取這地」。

孔明分兵出發，令魏延等領兵從箕谷出；馬岱等領兵從斜谷出；都要在祁山會合。孔明自己領兵隨後出發。這時，魏曹眞與司馬懿各守一谷口：司馬懿守住了箕谷口，戒備很嚴，魏延等兵不得進；曹眞守住斜谷口，以爲棧道未修復，蜀兵難進，並不防備：孔明與馬岱因得分兵三路，從小路出斜谷，破曹眞兵，奪了大寨。司馬懿領兵來救應，已是不及了。

隔不多時，曹眞病死。魏主命司馬懿正式代領大兵，并催促出兵反攻。孔明因軍把隊布成八陣圖的陣勢，以待魏兵來。魏兵至，衝入陣中，蜀兵八路圍攻，魏兵大敗，司馬懿幸得逃走。司馬懿逃至渭水邊頭，才收集敗兵，即在渭水南岸下寨，重又堅守不敢出了。

孔明正擬計劃進攻；而後主信宦官的流言，忽下詔書，令孔明退兵；孔明不得已，領兵回漢中。

★★★★★

司馬懿已退守渭水南岸，命張郃守住大寨；命郭淮去守隴西地方；自己領兵，守住上邽的地方。孔明第五次領兵出祁山時，見渭水南的魏兵防備很嚴，并知司馬懿在上邽。因命王平等將，守住祁山大營，自己領姜維魏延等往鹵城出隴上，割取小麥，以為軍糧。郭淮見蜀兵很少，想襲擊鹵城的蜀兵，因約司馬懿出兵夾攻。不料孔明早已在鹵城四面山谷中，設有伏兵。郭淮的魏兵輕進，又遭大敗。隴上的麥，便完全為蜀兵割去。

孔明又率兵進攻上邽，到了上邽的東面，司馬懿依險堅守，不能交戰。孔明想了退兵誘敵的計劃，便命退兵。果然懿領兵隨在後面進兵。但孔明退到鹵城，想再回兵攻擊，懿又登山掘營，不肯出戰。孔明竟是無可奈何他呢。

當時，司馬懿畏蜀兵如虎，只是堅守，不敢出戰，魏將士多以爲恥，因對懿說道：

『公畏蜀兵如虎，不怕被天下人所笑嗎』？

司馬懿不得已，才命張郃攻祁山南，自己從正面攻蜀兵。孔明使魏延與司馬懿戰，大敗魏兵。司馬懿又乘夜來刼營，遇着伏兵，又大敗、懿只得仍舊退保山營。

孔明本來再可乘勝進攻，却是軍糧又沒有繼續了，因領兵退。司馬懿知蜀軍糧盡而退，因遣張郃來追。張郃輕進，孔明因命魏延伏兵在山谷中，待魏兵過，隨在後面。蜀兵退到木城，張郃已追到，蜀兵反攻，魏延在張郃後面也加攻擊，魏兵大驚，完全潰散。蜀兵又乘高射箭，張郃中了飛矢，也就死了。

這次的戰爭，魏兵損失很多；蜀兵雖是軍糧沒有繼續，但已割取着魏隴上的麥，本來還可以暫時支持。怎料李嚴因天久下雨，運糧失期，因命人對孔明說

：『糧食沒有繼續的了，請暫回兵』。孔明兵回，李嚴僞爲不知，言軍糧已足，問何故退兵？并要殺督運的人，以卸去自己的責任；又上表對後主說：『孔明的兵，是假退以誘敵的』。孔明知道了，便把李嚴前後的罪惡，告後主，免去他的官爵，但國家大事，已被他一誤再誤，失却時機了。

第四節　木牛流馬

孔明已五次出祁山，不能得志，因在漢中，守住關口，休養人民，教人民種田講武；又造木牛流馬，運米屯積在斜谷口；又修理各處棧道，以利交通；預定三年後，再出大兵伐魏。想司馬懿雖善守，而蜀兵有木牛流馬來運糧，不怕糧食難繼續，便可以持久，設計進攻，漸次平定中原了。

木牛的造法是：

方腹曲徑，一腹四足，頭入領中，舌着於腹，載多而行少。獨行者數十里

，牽行者三十里。曲者爲牛頭，雙者爲牛足，橫者爲牛領，轉者爲牛足，覆者爲牛背，方者爲牛腹，垂者爲牛舌，曲者爲牛肋，刻者爲牛齒，立者爲牛角，細者爲牛鞅，攝者爲牛鞦，轉牛御雙轅。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，人不大勞，牛不飲食。

造流馬之法是：

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五分，左右同。前軸孔分墨，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脚孔分墨，去頭四寸五分，長一寸五分，廣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；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，大小與前同。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一寸二分；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；後杠與相等。方板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廣一尺六寸，每枚受米二斛三斗。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，前後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，分墨一尺三寸。孔長一寸

五分，廣七分，八孔同。前後四脚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製如象軒，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。孔中徑三分。脚杠長二尺一寸，廣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。

後主十二年春二月，孔明便領大兵十萬，第六次從斜谷出兵祁山，沿山西進，到了五丈原的地方，便駐軍在渭水的南岸。并預約東吳，同時出兵攻魏，共取中原後，平分天下。

這時，司馬懿引兵渡渭水來拒守，背渭水立營，對諸將說：

『孔明倘然兵出武功，沿山東進，眞是可憂的事；倘然西上五丈原，你們可以沒有事了』。

郭淮對司馬懿說：

『孔明倘然從五丈原的地方進兵，渡過渭水，到了北原，再結連在北山上駐兵，可以隔斷隴西的糧道，使關中與西涼的人民，容易受着震動，並非

是國家的利呢』。

司馬懿即命郭淮領兵去守北原。郭淮到了北原，兵營還沒有布置好，蜀兵果然大至，幸先有準備，蜀兵退去。孔明要與司馬懿挑戰，司馬懿只是堅守着大營，不肯出戰；魏曹叡又命將秦朗來助司馬懿守營，所以一時難以進攻。

孔明後用木牛流馬，運糧隴上，以誘魏兵來攻，殺魏將秦朗，打敗了郭淮，司馬懿引兵來救，也被蜀將廖化的伏兵攻擊，幾爲化所殺。司馬懿幸得保全生命以後，從此只是堅守着渭水的北面，再不敢出戰的了。

第五節　分兵屯田

孔明因爲屢次出兵，軍粮沒有繼續，使自己的大志難伸，徒勞無功，所以分兵屯田，作長久住兵的計劃。

孔明的軍隊，本來紀律很嚴的；又都是受過教化和訓練的；所以軍士與人民

，混雜在渭水邊耕種，人民仍是很安靜，軍士也沒有一些自私自利的。孔明既是在五丈原屯田；又時常與司馬懿挑戰。懿只是不敢出來交戰。孔明因把巾幗幷婦人的素服，遣人送給司馬懿。懿竟笑受了，幷不動怒；仍是厚待孔明的使者。懿與使者談話，幷不談兵事；但細問孔明的飲食和日常事情。使者回答說：

『諸葛公很是勤於辦事，朝夕不息，——罰二十以上，都是親自查察的』。

司馬懿因對人說道：

『孔明食少事煩，怎能長久呢』？

使者回來，司馬懿仍是不肯出兵交戰。但是魏營中的將士，都以爲恥辱，要請出兵一戰。司馬懿便有意的僞說道：

『吾本來也贊成出兵交戰的，怎奈吾君，只令堅守不出！吾倘然出戰，是違背君命了』。

魏將士聽了，心中總是忿怒不平。司馬懿因又說道：

『汝等要出戰，讓吾再上表去請戰』。

魏將士無可如何，只得靜候他上表去，再準備作戰了。司馬懿便上表請魏主許他出兵交戰。魏主明知司馬懿不能出戰，借此以服將士的心，因使辛毗持節到渭水北營，傳令勿許出戰。

姜維聽見魏主使辛毗到魏營中，便對孔明說道：

『賊不敢再出了』。

孔明說：

『司馬懿本來沒有交戰的心，所以要上表請戰，是遮蓋他自己的羞恥，借魏主的威，制住將士的心罷了。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——他倘然能夠和吾兵交戰，爲什麼要千里請戰呢』？

★ ★ ★ ★ ★

孔明既知司馬懿只是不肯領兵交戰，心中異常煩悶，神志不爽，就生起病來。後來又聽見東吳出三路大兵攻魏，也是沒有成功，因長嘆聲聲，病漸沉重。孔明每扶病上車，出寨遍觀各營，自覺秋風吹面，徹骨生寒，因長歎說道：

『我再不能臨陣討敵了！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』？

孔明嘆息很久，命諸將謹守各營，以防魏兵；回到帳中，病便愈加沉重了。後主知孔明病重，使李福來問病，并問國家大計。李福別去，數日復還。孔明先知李福還來的意思，因對他說道：

『你要問的，吾已知道的了。吾死後，蔣琬可以代吾，很是適當的』。

李福又問：『蔣琬後，誰可繼續呢』？

孔明答，『董允也適當的』。

李福又問，孔明不答，才別去。

李福去後，孔明自知病已危險，不能再起了。因臥在床上，喚姜維至，把平

生所著的書，及用兵有八務，七戒，六恐，五懼的法，完全傳授給他。又教他連弩的使用法，——連弩法，是矢長只有八寸，一弩可以連射十次，——畫成圖本，令他依法造用。姜維哭拜倒地，敬謹受教。

楊儀等進來。孔明便又把後事叮囑了儀，說道：

「我死了後！凡事都照舊法做去，慢慢的退兵，不可過急，你是深通謀略的，不必多囑了。馬岱王平廖化等，都是忠義的將，并且久經戰陣，多有勤勢，可以重用的。姜伯約智勇都全，可以斷後。

楊儀泣拜受命。至八月，孔明死。楊儀都照舊法整隊退兵。司馬懿來追，姜維便命楊儀反旗鳴鼓，像是要進攻的樣子。懿不敢進，因是楊儀得整隊退回。蜀兵回進斜谷，才爲孔明發喪。因是在當時，民間有一句的俗語是：

「死諸葛退走生仲達」。

司馬懿聽見了這句俗語，便有自己解嘲的說話是：

『吾能料生，怎能料死呢』？

司馬懿來觀察孔明的行營，非常歎美的說道：

『眞是天下的奇才呢』！

懿又領兵追蜀兵，追到赤岸的地方，還不能追及，便退兵去了。

第七章　孔明性格

第一節　日常生活

孔明一生的衣食住行，可以說都是很舒適的。他大概本來是一個善於治生的富農，所以他避亂在南陽的時候，親自管理種田的事情，便不願意出來求名利的。當他允許了劉備出山後，便把管理種田的事情，交給他的子弟，自己便隨了軍隊過生活。軍隊中的生活，原是很苦楚的。但他所處的地位，於衣食住行，都可以比較要適意安全許多；後來做到丞相，自然更是優良的了。

孔明的子弟們，大概也都是善於治生的。他們後來從南陽搬到了成都，便有田十五頃，桑八百株，家庭的生活，自然很是充足的。所以孔明曾上表對後主說：

『臣在成都，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；子弟的衣食，自然有餘而且富足的。——至於臣在外面做事，自己沒有別的事要用錢的，要調度的；隨身的衣食，都是仰給於公家；不曾另外管理生產的事，只求在國計民生上有一尺一寸的長進罷了。倘然臣死了，決不願使臣內有餘帛，外有餘財，對於陛下有負初心的』。

孔明既不須顧慮家庭，自然可以盡心爲國，只要把衣食住，都仰給於公家，不須別治生產了。然而像孔明這般的不要財帛，不顧家私，以身許國，眞可以給後來服務公家的人做模範的了。

孔明出行時，喜歡乘坐四輪車。常戴了綸巾，手執着羽扇，乘坐一輛裝飾樸

素的四輪車，這是當時名士派的一種服式和舉動。

孔明與司馬懿，在渭水南面對壘時：司馬懿是常穿了軍服辦事的：孔明只是安坐車中，把羽扇指揮三軍，隨他的行止；司馬懿使人來探視，知道以後，曾贊孔明說：

『諸葛君可謂名士矣』！

★　★　★　★　★

孔明很是勤於政事，所以用法雖非常嚴厲，又能夠非常愼重。在他做丞相時，常親自校對薄書；在出兵祁山時，常早起辦事，罰二十次以上，都要經自己審查過的；所以用法嚴而軍民沒有怨言的。

孔明既勤於政事，又非常守信。伐魏的兵，本來有交換的時期，是限一百日一換。當出兵祁山與司馬懿對壘時，魏兵有三十餘萬，蜀兵只有十二萬，剛才有緊要的軍事，又遇着兵士要交換的時期，應回去的兵有八萬，還沒有還去。

參軍想勸他從權留下，以拒強敵。孔明以爲既有命令，便教速行。孔明說道：

『吾的用兵命將，是以信爲本根的。既有了命令在前，怎可以失信在後呢？并且蜀兵應回去的，都是準備了歸計；他們的父母妻子，都已在倚門而望呢？我就是有大難，決不留他們的』。

孔明善知人，也善用人，常能夠使人發展他自己的才能來熱心服務。孔明的用人，是不問嫌怨，只問才能，倘人犯法，又不問恩私，只照法律。因之如廖立李嚴等，雖都是受着孔明的依法斥逐，仍是能悔過，希望孔明再用着他們。後來聽見孔明已死，便垂涕而泣，仰天長嘆的說道：『我終身是罪人了』！甚至於也是鬱鬱而死。孔明的明於勸戒，感化人心，眞可以說是有才有德的人；正可與周朝的姜尙，漢時的張良相比，在他自比的管仲與樂毅之上了。但是不幸他的功業只有三分天下，六出祁山而終於不能恢復漢業，這是應有遺恨的。

第二節　孔明軼事

孔明所娶的妻子，是當時名士黃承彥的女兒。在孔明要選擇一個妻子的時候，黃承彥便對他說道：

「聽得你要選擇一個妻子。我有一個醜陋的女兒，頭髮是黃的，面容是黑的；但是女兒的才能，到是可以與你相配的」。

孔明便允許了。承彥也是便把女兒送到孔明的家中去結了婚。

當時的人，都把這事，以爲笑談。後來在鄉里的中間，竟有一種的俗語流行。俗語是：

「莫作孔明擇婦，祇得阿承醜女」！

孔明知道了這種笑談，并沒有一些介意的。孔明對於娶妻的原則，——就是組織着幸福和快樂的家庭，不是把女子當作玩好品的，——自有澈底的明瞭。這雖是些小的問題，孔明的智，已是非一般人所能及到的了。

★ ★ ★ ★ ★

孔明的教子，只是說理；並不是注意說什麼的家事、政事，及一切的事情的。并且他所說的理，又只是平常的理，但是比宋儒所講的理，要完善得多哩。道，只在近，不在遠；理，也是這樣的。現在把孔明訓子的信，寫在下面：

『君子之行，靜以修身；儉以養德；非澹泊無以明志；非甯靜無以致遠。夫學，須靜也；才，須學也：非學，無以廣才；非靜，無以成學。慆慢，則不能研精；險躁，則不能理性。年與時馳，意與歲去，遂成枯落，悲歎窮廬，將復何及也』。

觀了這信，可以想到孔明一生，只是抱定着一個理字，做他的主旨。他訓子，只是訓一個理字；他自己所做的事業，也是從一個理字上做去。所以他能夠借得荊州一隅的地，支撐着殘局，定了巴蜀；又把巴蜀一州的土地，治理得國富兵強，內平蠻夷，外交東吳，而屢次出兵伐魏，慨然有進兵河洛的大志呢。司馬懿畏蜀，如虎一般，雖有十倍的人民與土地，數十萬精銳的兵，只是堅

守着牢城，不敢出戰，但求自全；使孔明的兵自來自去；倘然孔明不早死，定可以伸張他的大志，使漢朝再中興的。
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一月三版

諸葛孔明生活（全一冊）

（定價銀五角）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編著者　徐蘧軒

出版者　世界書局

印刷者　世界書局

發行所　上海四馬路暨各省　世界書局

78

